

经典珍藏版

续红楼梦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

〔清〕秦子忱◎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半卷湘簾半掩門，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香。

月窟仙人縫縵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倦倚西風淚未乾。

秋容淺淡映重門，
七節蘼蕪成子圓。

出浴太真冰作影，
捧心西子雪為顏。

晚風吹散千點雨，
宿雨還殘一縷香。

攔如有意、清砧怨笛聲。

经典珍藏版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

续红楼梦

[清] 秦子忱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续红楼梦/ (清) 秦子忱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李麟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09430 - 1

I. 续… II. 秦…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567 号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

主 编: 李 麟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84

字 数: 3000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430 - 1/I · 1922

定 价: 597. 60 元 (全十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导 读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续衍是相当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明清两代。当一部名著或畅销书出来,就会有续书相随。如《水浒传》后有《荡寇志》、《水浒后传》,《西游记》后有《西游补》和《后西游记》,《金瓶梅》后有《续金瓶梅》等。《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正式刊行后又是行销于世的畅销书,诱发续书创作风潮自然在所难免。在一百二十回程刻本的《红楼梦》问世不久,逍遥子托名曹雪芹的《后红楼梦》出现,开启了《红楼梦》续书创作的潮流。稍后的秦子忱、陈少海、归锄子等人纷纷加入这一行列,在嘉庆年间掀起了一阵续书热潮,一直持续至道光乃至民国。在这以后,续书创作仍然断断续续地持续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给《红楼梦》写续。

据统计,各种各样的《红楼梦》续书至今已多达九十多种。《红楼梦》续书的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广,创作者之众,都足以显示,它们是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红楼梦》续书数量很多,情况很复杂,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是很不容易的。后人大致把这些续书分成了八种类型,分别是程刻本续衍类、短篇续书、借题类、外传类、补佚类、旧时真本类、引见书目类和改写、增订、汇编类等。这些分类中,包括了目前能看到的续书和不能看到的。可以看出,这种种分类是“侧重外在形态的分梳”,既以续书内容为主要分类标准,又兼顾了创作时间的分期。如程刻本续衍类,主要是紧接着《红楼梦》的刊行而出的,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十三种;而借题类则多是在晚清至民国出现的,如《新石头记》;外传和补佚类主要是现当代的作品,如《红楼外传》、《红楼梦新补》等。这些分类,从横纵两向上对《红楼梦》续书的历史发展和类型做了大致的勾勒,是相当全面而完备的。

《红楼梦》续书从清代嘉庆开始,一直发展到当代。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创作心态和创作情况是相当纷纭复杂的。在这繁复的历史过程中,还是可以清楚看到续书创作的阶段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代表了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里续书作者们的共同心态和创作重点,通过对此的梳理和概述,可以把握《红楼梦》续书在两百多年里发展道路的大致轮廓。

从接受的角度看,无论是哪个阶段的续书创作,都是对《红楼梦》创作性的接受,往往都是“别有用心”的。从早期的“补恨”到晚清的抒写“自家的怀抱”,再到当代的红学图解,《红楼梦》续书的发展历程正应了新实用主义者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

说过的话：“把文本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这句话的主语本是评论家，实际上，从《红楼梦》的诸多续作来看，续书创作对原著而言，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续红楼梦》的作者是秦子忱。根据书前的序文、题词可知，作者字子忱，号雪坞，陇西人，曾任山东兖州都司（正四品武官）。

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此书有刊刻本、石印本和排印本三种。现存世的刊刻本有嘉庆四年（1799年）抱瓮轩初刊本，共三十回，今藏于浙江图书馆等地。此书内封题“嘉庆己未新刊，续红楼梦，抱瓮轩”。书前有“秀水弟郑师靖药园拜题”的序，谭濤的题词，六则凡例，“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中浣雪坞子忱氏于兖郡营署之百甓轩”的“弁言”及题词、目录。正文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刊本还有光绪八年（1882年）抱瓮轩本，同年的经训堂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善友堂本等，一粟的《红楼梦书录》记载，此书的石印本有民国十年（1921年）上海大成书局本，增加了回目图八页，附续红楼梦全图一幅。铅印本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海新文化书社等。

书前序云：

《红楼梦》为记恨书，与《西厢记》等。顾读者不附崔张酸鼻，而咸为宝黛拊心者，续与未续之分也。然离而合之易，死而生之难。

.....

雪坞乃别撰《续红楼梦》三十卷，著为前书衍其绪，非与后刻争短长也。余读之，竟恍若游华胥、登极乐、闯天关、排地户、生生死死、无碍无遮，遂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抑亦奇矣。虽然，岂徒为梦中人作撮合哉！夫谢豹伤春、精卫填海、物之愚也而人效之；鲲弦莫续，破镜难圆，天之数也而人昧之。要惟不溺于情者能得其情之正；亦惟不泥于梦者始博夫梦之趣。雪坞以梦续梦，直以梦醒梦耳。嗟乎！梦有尽而情已尽，虽犹是游戏笔墨，而无怨无旷之抱负，已覩其概。此真十洲连金泥续弦胶也。彼续西厢之消兔脰貂尾者，又乌足并论。书以质之，雪坞以为然否？

秀水弟郑师靖药园拜题根据书前的《弁言》，作者曾经仔细阅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于嘉庆二年阅读《红楼梦》之后，“于宝、黛之情缘终不能释然于怀”，便萌生续作的想法。他后来见到已出的《后红楼梦》，很不满意，于是写下了此书。

作者在《凡例》中说：“虽名之曰《续红楼梦》第一回，读者只作前书第一百二十一回观可耳。”可知此书前接于《红楼梦》的第一百二十回。

目 录

续红楼梦	[清] 秦子忱(1)
序	(1)
凡 例	(3)
第 一 回 绛珠宫黛玉悟天机 太虚境警幻谈因果	(4)
第 二 回 讯鸳鸯凤姐受虚惊 救妙玉香菱认亲父	(10)
第 三 回 黄泉路母女巧相逢 青埂峰朋友奇遇合	(19)
第 四 回 观音庵凤姐遇秦钟 丰都城鸳鸯见贾母	(27)
第 五 回 庆生辰元妃开寿宴 得家报黛玉慰芳心	(35)
第 六 回 试真诚果明心见性 施手段许起死回生	(42)
第 七 回 碧落黄泉寻踪觅迹 红颜白发恸子思夫	(48)
第 八 回 梦相逢钗黛两无嫌 叙幽情鹃莺各为主	(58)
第 九 回 小宁馨喜降荣禧堂 母蝗虫再醉怡红院	(65)
第 十 回 狠子嗣平儿祷神明 滞婚姻贾环怵父母	(74)
第 十 一 回 丰都城贾母玩新春 望乡台凤姐泼旧醋	(80)
第 十 二 回 张金哥拦舆投控状 夏金桂假馆诉风情	(87)
第 十 三 回 胞弟兄相逢不相识 亲姑侄完聚许完姻	(96)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任满转天曹 贾夫人幻境逢娇女	(103)
第 十 五 回 绛珠宫宝黛缔良缘 丹青殿僧道陈因果	(111)
第 十 六 回 史太君示梦绛云轩 贾存老遇儿铁槛寺	(122)
第 十 七 回 天上人间双颁恩诏 痴男怨女大返幽魂	(130)
第 十 八 回 贾宝玉初登翰林院 林如海再授都城隍	(138)
第 十 九 回 荣国府张灯开鬼宴 城隍庙月夜会新郎	(146)
第 二 十 回 贾迎春摆布薄情郎 史湘云搜求短命鬼	(154)
第 二 十 一 回 六礼告成巧姐出闺 十月孕足平儿生子	(164)
第 二 十 二 回 推己及人咸成佳偶 以真为假错认檀郎	(173)
第 二 十 三 回 真后悔黑夜暗投缳 念前情黄泉求艳魄	(182)
第 二 十 四 回 蒋玉函瞥返茜香罗 冯紫英芹献鲛绡帐	(190)
第 二 十 五 回 恣闺谑戏和石头诗 逞才华再建海棠社	(199)
第 二 十 六 回 逢国庆贾氏增爵禄 沐皇恩元妃再省亲	(210)
第 二 十 七 回 酬仙惠建庙祀三贤 报亲恩称觴祝二老	(220)
第 二 十 八 回 传大道妙玉离太虚 证仙缘惜春成正果	(228)
第 二 十 九 回 享祭祀魂返大观园 庆团圆神游太虚境	(236)
第 三 十 回 警幻女增修补恨天 悼红轩总结红楼梦	(247)

海续红楼梦	[清] 海圃主人	(259)
弁言		(259)
自序		(260)
第一回	证仙果帝廷受职 敦妇道勋府持家	(261)
第二回	沐恩纶山左江西秉鉴 占惠迪金童玉女临凡	(265)
第三回	庆三朝开筵款客 监礼闹破格抡才	(271)
第四回	贾雨村尘廛卖卜 甄士隐边海建功	(278)
第五回	探花郎卜姻谐凤侣 词林客合卺结鸾俦	(283)
第六回	敷文真人奉命监场 潇湘仙子临坛感旧	(289)
第七回	左金童性定悟前因 右玉女梦游登大觉	(295)
第八回	梅翰林因诗择婿 贾副宪触绪联姻	(302)
第九回	刘姥姥为媒申旧约 王嬷嬷下定话奇缘	(308)
第十回	弭旧憾以直报怨 笃亲情本经行权	(313)
第十一回	荣国府六旬开庆晏 御史台片语沐殊恩	(319)
第十二回	惊四座贾茂叔挥毫 感三湘梅月娥对月	(325)
第十三回	据成案秉公量圯地 申国法持正抑豪强	(331)
第十四回	因公触怒褫职何惭 奉命恤刑复官无枉	(336)
第十五回	赋梅花重开诗社 游泮水独步文坛	(342)
第十六回	临风览胜系归舟 剪韭留贤逢旧雨	(354)
第十七回	经历连婚赴新任 秀才因旧缔良缘	(360)
第十八回	赏金带践约无心 修玉斧邀朋觅句	(365)
第十九回	史湘云猜枚露仙迹 梅月娥乞巧结奇丝	(372)
第二十回	甄嘉言建策筹边 周廷抡行师挂印	(378)
第二十一回	秋试春闱双得意 嚶鸣萝施两随心	(384)
第二十二回	撤金莲奉诏迎婚 调玉烛班师锡爵	(390)
第二十三回	设宴题诗琼林独耀 披图入选凤藻重荣	(396)
第二十四回	抚循山左济奇荒 视学江西悬藻鉴	(402)
第二十五回	秋燕春莺闲斗口 花姊月妹喜谈心	(409)
第二十六回	赐归省重幸大观园 沐君恩内迁少司马	(414)
第二十七回	临安伯因旧嫌构怨 状元郎奉新命封王	(420)
第二十八回	堆雪团泄露春辉 集花片砌成情字	(426)
第二十九回	以道事君敢言晋职 遇礼而止解组归农	(433)
第三十回	龙虎石博物重偏邦 袄佛教名言推上国	(439)
第三十一回	隐士庐中逢旧隐 仙人岛上遇真仙	(445)
第三十二回	抵粤门三载归舟 朝丹阙二臣复命	(451)
第三十三回	凤藻宫诞麟颁凤诏 金华殿倚马试金门	(457)
第三十四回	山吏部竹林内七贤 白司马香山中九老	(463)
第三十五回	西岳进香收虎怪 南郊直夜制猿精	(469)
第三十六回	押黄纸奎阁平章 颁白麻枫廷大拜	(475)
第三十七回	仲贵妃敕修枕翠庵 探姑娘劝整大观园	(481)
第三十八回	晋齐吴楚话行踪 雪月风花联旧社	(488)
第三十九回	沐殊荣建坊旌善 颁特诏入祀明恩	(495)
第四十回	荣国府开宴庆遐龄 红楼梦还元归太璞	(501)

续红楼梦

序

《红楼梦》为记恨书，与《西厢记》等。顾读者不附崔、张酸鼻，而咸为宝、黛拊心者，续与未续之分也。然离而合之易，死而生之难。

雪坞秦都阆，以陇西世胄，有羊郤风。韬铃之暇，不废铅槧。辄然谓余曰：“是不难。吾将返魂香，补离恨天，作两人再生月老，使有情者尽成眷属，以快阅者心目。”未操笔，他氏已有《后红楼梦》之刻，事同而旨异。

雪坞乃别撰《续红楼梦》三十卷，著为前书衍其绪，非与后刻争短长也。余读之，竟恍若游华胥、登极乐、闯天关、排地户，生生死死，无碍无遮，遂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抑亦奇矣！虽然，岂徒为梦中人作撮合哉？夫谢豹伤春、精卫填海，物之愚也而人效之；鲲弦莫续、破镜难圆，天之数也而人昧之。要惟不溺于情者，能得其情之正；亦惟不泥于梦者，始博夫梦之趣。

雪坞之以梦续梦，直以梦醒梦耳。嗟乎！梦有尽而情无尽，虽犹是游戏笔墨，而无怨无旷之抱负已觐其概，此真十州连金泥、续弦胶也。彼续“西厢”之销岛胫貂尾者，又乌足并论。

书以质之雪坞，以为然否？

秀水弟郑师靖药园拜题《南柯子》词

将军不好武，更搜今求古。只为那金钗无主，续纂黄梁，离恨天堪补。

仙缘了孽冤，幻境无愁苦。漫拟猜，天曹地府。笔蕊生华，原向梦中吐。

易水弟谭滢拜题《续红楼梦》弁言

《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者数十年。余以孤陋寡闻，固未尝见也。丁巳春，余偶染疮疾，乞假调养，伏枕呻吟，不胜苦楚。闻同寅中有此，即为借观，以解烦闷。匝月读竣，而疾亦赖是渐瘳矣！

然余赋性痴愚、多愁善病，每有夸父之迂、杞人之谬。疾虽愈，而于宝、黛之情缘

终不能释然于怀，夫以补天之石而仍有此缺陷耶！公暇，过东鲁书院，晤郑药园山长，偶及其故。

药园戏谓曰：“子盍续之乎？”余第笑而颌之，然亦不过一时之戏谈耳。

迨药园移席于滕，复致书曰：“《红楼梦》已有续刻矣，子其见之乎？”余窃幸其先得我心也。因多方购求，得窥全豹。

见其文词浩瀚，诗句新奇，不胜倾慕。然细玩其叙事处，大率于原本相反，而语言声口亦与前书不相吻合，于人心终觉未惬。

余不禁故志复萌，戏续数卷以践前语。不意新正药园来郡，见而异之。一经传说，遂致同寅诸公群然索阅。自惭固陋，未免续貂；俯赐览观，亦堪喷饭。又何敢自匿其丑，而不博诸公一抚掌也耶！

嘉庆三年九月中浣，雪坞子忱氏题于兖郡营署之百臂轩，词曰：

堪叹吾生真薈薈，一往情深，每代他人恸。曹子雪芹书可诵，收缘殊恨空空洞。钗、黛、菱、湘才伯仲，倜傥风流，更有妖韶凤。斧在班门原许弄，无端滥续《红楼梦》。——《蝶恋花》

凡 例

一、书中所用一切人名、脚色，悉本前书内所有之人。盖续者续前书也，原不宜妄意增添。惟僧道二人，在大荒山空空洞焚修，若无童子伺应，似属非宜，故添出一松鹤童子。此外，悉仍其旧。

二、前《红楼梦》书中，如史湘云之婿以及张金哥之夫，均无纪出姓名，诚为缺典。兹本若不拟以姓名，仍令阅者茫然！

今不得已妄拟二名，虽涉穿凿，君子谅之。

三、书内诸人一切语言口吻，悉本前书，概用习俗之方言。

如“昨儿晚上”、“今儿早起”、“明儿晌午”，不得换“昨夜”、“今晨”、“明午”也；又如“适才”之为“刚才儿”，“究竟”之为“归根儿”，“一日、两日”之为“一天、两天”，“此时、彼时”之为“这会子、那会子”皆是也。以一概百，可以类推。盖士君子散处四方，虽习俗口头之方言亦有各省之不同者，故例此则以便观览，非敢饶舌也。

四、前《红楼梦》书中，每每详写楼阁轩榭、树木花草、床帐铺设、衣服、饮食、古玩等事，正所以见荣宁两府之富贵，使读者惊心炫目，如亲历其境、亲见其人、亲尝其味。兹本不须重赘，不过于应点染处略为点染。至于太虚幻境与天曹地府，皆渺茫冥漠之所，更不必言之确凿也。

五、前《红楼梦》开篇先叙一段引文，以明其著《红楼梦》所以然之故，然后始入正文，使读者知其原委。兹续本开篇即从林黛玉死后写起，直入正文并无曲折，虽觉突如其来，然正见此本之所以为续也。虽名之曰《续红楼梦》第一回，读者只作前书第一百二十一回观可耳。

六、《后红楼梦》书中，因前书卷帙浩繁，恐海内君子或有未购，及已购而难于携带，故又叙出前书事略一段，列于卷首，以便参考。鄙意不敢效颦。盖阅过前书者，再阅续本方能一目了然；若前书目所未睹，即参考事略岂能尽知其详。续本纵有可观，依旧味同嚼蜡，不如不叙事略之为省笔也。

第一回 绛珠宫黛玉悟天机 太虚境警幻谈因果

话说林黛玉自那日属纆之后，一点灵魂出壳，亦不知其死，出了潇湘馆，悠悠荡荡而行，四顾茫茫，不知身在何所。心中正然惊疑，忽闻迎面有鼓乐之音，绣幢翠盖飘飘扬扬而来。只见女童数辈上前稽首，内有一人，明眸皓齿，鬓发垂髻，笑问道：“姑娘可好？相别数载，姑娘可还认得我吗？”黛玉闻言，细视其人，十分面熟，却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乃问道：“你是谁啊？好像在那里见过你似的？”那人笑答道：“我是服侍太太的丫环金钏儿，姑娘如何就忘了呢？”黛玉闻言，不胜惊疑道：“你不是那年投井死了么？如何又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金钏儿答道：“此处名为太虚幻境，乃天仙极乐世界。我们奉警幻仙姑之命，伺备彩轿，特来迎接姑娘。”黛玉又道：“我并不认得什么警幻仙姑，接取我何缘故？”金钏儿道：“此乃天机，见了警幻仙姑自然分晓。”

说着，只见几个女童抬过彩轿，金钏儿搀扶着黛玉坐好，四个女童抬起，行走如飞。前面绣旂引路，翠带飘扬，鼓乐喧阗，十分热闹。黛玉坐在轿中，心下狐疑。低头一看，只见自己华冠绣服，并非家常打扮，悄然惊悟：莫非我身已死？回想卧病时，焚诗烧稿，与紫鹃悲恸之事，又不知宝玉果真娶了宝钗，目下是何光景？眼中不觉流下泪来。忽又一转念想道：我生来薄命，父母双亡，依靠外祖母家。虽然老太太十分疼爱，到底不比自己家中。宝玉既然负心，更复何望，死了倒也干净。

既有鼓乐接引，自必是天仙福地，且看他们把我抬到那里！

一路行来，远远但见一个石头牌坊，玲珑剔透，上面横书斗大的四个金字“太虚幻境”。又有一副对联云：假作真时真作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金碧辉煌，上面一匾，横书四个金字云：“孽海情天”。又有副长对联，写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黛玉看罢，心中诧异道：这么一个极好的所在，如何题出这样的话来？正然寻思，只见轿走如飞，转过宫门后面，又有一座牌坊，上面横书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两边也有一副对联，写道：假作真来真胜假；无原是有有非无。

黛玉看毕，又想道：此处匾联的话语，却如何与前面的大不相同？正不如是何意见，但又见转过牌坊，也有一座宫门，上面横书一匾，大书“福善祸淫”四个金字，也有一副长联，写的是：过去未来，莫谓智能贤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

黛玉看毕，正在沉吟玩索间，忽见前面别一洞天：宫门高耸，殿阁巍峨，十分都丽。转过两层，便是一垂花门，进了垂花门，只见两旁游廊，层栏曲榭，院中间白石栏内种着一丛仙草，一缕幽香沁人心髓。抬轿的女童落下轿来，只见正房中珠帘响处走出一

个丽人来，笑容可掬道：“姑娘到了。姑娘可好么？”黛玉细视其人，长眉秀项，笑语嫣然，不禁惊喜道：“你不是晴雯姐姐么，怎么也在这里？”晴雯答道：“说来话长，请姑娘进宫，慢慢的细禀。”说着，抢步上前，将黛玉搀出轿来。这里黛玉手扶着晴雯，轻移莲步，走进宫门。但见金碧辉煌，耀人眼目。锦裯、绣毯、翠幕、珠屏，迥非人世所有。正中一座榻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紫檀雕刻，极其精工。桌上放着一个小小金炉，不知焚着什么香，旁有一盘佛手，金色灿灿，异香扑鼻。金钏儿先将引枕靠背挪好了，让黛玉坐定，遂又捧上香茶。

只见十数个仙女，俱各丰姿秀曼，羽衣蹁跹，上来参见。

方才跪了下去，黛玉立起身来，忙命晴雯搀他们起来。众仙女道：“娘娘今日初归，理应叩贺的。”黛玉闻言暗付：我是个女孩儿家，他们如何把我称起娘娘来了？忙问晴雯道：“姐姐，你说此处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与金钏儿怎么也在这里？”晴雯笑道：“此乃天仙清虚之府，名曰太虚幻境，此宫名为绛珠宫。前殿有一位警幻仙姑，善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前日来时，也是蒙他接引的。当时他对我说过，姑娘是什么绛珠仙草，宝二爷是什么神瑛侍者；我们的三位姑娘和琏二奶奶，都是什么薄命司的仙姑；又有什么金陵十二钗的册子，我与金钏儿都是副册上有名儿的，其中的精微详细，我们也参解不透。姑娘今日初到，身上未免劳乏，俟歇息一夜，他明日必来拜贺的，那时姑娘当面问他底里，自然明白的了。”黛玉闻言，点头叹息道：“原来如此！”

正欲往下问时，只见金钏儿禀道：“警幻仙姑差人送仙丹一粒、仙酒一瓶、仙果二盒、肴饌四品。”黛玉向晴雯笑道：“我尚未奉谒仙姑，反蒙惠赐先施，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如何是好？”

晴雯道：“仙姑的美意，姑娘领受才是。”黛玉听了，点点头儿。于是，晴雯率领众仙女将礼物收下，发付来使去讫。

金钏儿道：“姑娘远路劳乏，只怕也饿了，可将送来的酒果吃些儿，过会子只怕警幻仙姑就来，也未可定。”黛玉笑道：“俗云‘行客拜坐客’，那有反劳仙先来之理。我们吃些点心，先去奉谒仙姑才是正理。”

晴雯遂令众仙女将酒果肴饌摆上来，杯盘罗列，真是上界仙品，都不知何名，但觉香美异常。黛玉此刻也觉肚中饥饿，遂将仙丹一粒用酒溶化，吃了下去，又吃些酒果之类，觉得一缕热气自涌泉直达泥丸，精神顿长。乃笑向晴雯道：“我往日不大会吃酒，吃一半杯就觉头晕。今日这酒倒吃了三杯，不但不醉，反觉长起精神来了。”晴雯听说，细将黛玉端详了一回，不禁狂喜道：“姑娘的面色，全然不是当日病弱的样儿了，真真的牡丹、芙蓉也无此娇艳，越显出眉梢眼角的丰韵来了。若能教我们宝二爷看见，还不知乐成个什么样儿的呢。”黛玉笑道：“你这个丫头，怎么要笑起我来了。”晴雯笑道：“姑娘不信，等我取镜子来，姑娘自己照一照就知道了。”说着，回身向里间取出一面把儿镜子，递与黛玉。黛玉接来，自己照了一照，心中也自欢喜。于是，漱口吃茶毕，向院中闲步一回，看了一回绛珠仙草，这才吩咐女童们伺候拜谒仙姑。

只见四个女童抬进轿来，黛玉问道：“此处离仙姑的住处有多远？”众仙女回道：

“就在两座牌坊的中间那个宫便是。”

黛玉道：“如此说路也没多远，此处又无闲杂人往来，我们正好步行，玩玩仙景岂不有趣。晴雯姐姐，你在家照应，只教金钏儿同仙家的几位姐姐跟了我来。”说着，便轻移莲步走出宫门。但见一片青苔白石，毫无半点飞尘，四面玉宇琼楼，高插九霄云汉。迤逦行来，但觉身轻步健，气爽神清，乃笑向金钏儿道：“警幻所赠的仙丹大有意思。我往日在家，时常害病，从潇湘馆走到怡红院就喘的受不了。今日走了这些路，反觉得腿上有劲儿似的。”金钏儿道：“可不是呢，那年我跳了井之后，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的到了这里，肚里的水涨的实在受不了，满地打滚。也亏警幻仙姑给我灌了一粒仙丹，没多一会的工夫，那个水，除嘴里吐的不算，底下就像撒尿似的直流出来，可惜将太太赏的装殓——还是宝姑娘穿过的一条桃红酒花中衣——全湿透了，还把我妈给我费着心儿扎的一双满帮子四季花的鞋儿也糟蹋了。后来我就苏醒过来，觉得眼明耳亮，心内清爽，十分感激。只是糟蹋了衣裳，我心疼的什么似的，我反倒埋怨起来说：‘仙姑，你老人家既是慈悲救人，如何连个救人的法儿也不知道呢，我往常间听见人说，有投河跳井的，总是打捞起时将人倒控起来，肚里的水都从嘴里流出来才是，你怎么灌了我一丸子药，水都从底下撒了出来，糟蹋了我的裤子、鞋儿，难道教我在这里光着屁股、精着脚过日子吗？’说的仙姑没了法儿，照样儿赔了我一条小衣、一双鞋儿。我如今现穿的不是吗。”一席话说的黛玉用手帕子握着嘴，嘻嘻的笑起来道：“难为你这个丫头，亏你嘴里说得说出这些话来，也太不害臊了。”

金钏儿正欲回答，只听迎面有人说道：“那不是林姑娘来了么？”黛玉抬头细看，只见迎面有一个丫头，跟随着一个丽人冉冉而来。”忙问金钏儿道：“前面来的就是警幻仙姑么？”

金钏儿也仔细一瞧道：“这来的不是仙姑，是咱们东府的小蓉大奶奶。”黛玉道：“原来他也在这里，可谓‘他乡遇故知’了。”说着，只见秦氏等已到面前，笑容可掬的问道：“姑娘可好？几年没见模样儿越发标致了。我今儿听见姑娘的驾到了，赶着请安来了。不知姑娘又往那里去呢？”黛玉拉住秦氏的手，笑道：“大奶奶，你这几年可好？我竟不知道你也在这里。我如今要到警幻仙姑处拜见去呢。你且先到我那里等着我，就住下罢，我们晚上也好多说话儿。”秦氏道：“就是这么着。天也不早了，姑娘请去罢。”二人说毕，分手而去。

这里，黛玉又走不多时，早到了仙姑的宫门首。只见匾上横书着“离恨天”三个大字。正欲观看其余，只见警幻率领着一班仙女迎接出来。黛玉先将仙姑一看，只见他仙风道骨，别有一段风流；羽衣翩跹，另是一番丰致。比栊翠庵的妙姑尤觉光艳动人。连忙上前施礼道：“弟子下界凡愚，深闺弱质，偶因一念痴情，遂尔自捐身命，乃蒙不弃，收录门墙，一切痴缘，仍望仙姑指示。”警幻见黛玉容华绝世，举止幽闲，不禁点头暗叹，连忙携手相搀，笑道：“贤妹不必过谦。你我原系姊妹，只因你有一段因果在内，故尔谪降尘寰，了此一番宿债。且请进来坐下，慢慢的告诉与你。”

于是，二人携手挽腕步入宫来，就在正中榻上，宾东主西一齐归坐。女童捧上茶

来。茶罢，黛玉先就欠身问道：“适蒙仙姑见教因果一事，请指迷津以开茅塞。”警幻笑道：“说来话长，这个贾宝玉，他的前身乃是女娲氏补天所剩的一块顽石，未经投胎之先，曾作过赤霞宫的神瑛侍者。那时，贤妹乃西天灵河岸三生石料的一株仙草，名曰绛珠，因雨露衍期，渐就萎。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浇灌，受了日月精华，秉了山川灵气，故能脱化为人。你与宝玉两个人，生前缱绻，死后缠绵，也不过是以情补情而已。”黛玉闻言暗忖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宝玉那样颠顽，我又这样多病，原来是顽石与草木耳。想罢，又向仙姑道：“弟子与宝玉，既是以情补情，他就不该负心，使弟子九原衔恨。”警幻笑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你与宝玉之事，天也，亦命也。”黛玉闻言，不禁蹙起双蛾，一声长叹道：“易首乾坤，诗首关雎，人伦王化之原，情之所钟，上天弗禁。弟子与宝玉一段情缘，出自至情，并非伤风败化钻穴窬墙之比。天地之大，于人何所不容，奈何苛毒至此？弟子实所不解。”警幻笑道：“贤妹，你如何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且教你瞧一个东西，你自然明白了。女童呢？过来。”只见一个垂髫仙女答应着走来。警幻道：“你去到薄命司橱内，将金陵十二钗的正副册子一总拿来。”女童领命，去不多时，抱着一摞册子笑嘻嘻的走来，放在中间小炕桌上。

黛玉便将头一本册子揭开，留神看去。只见头一页上画着两株枯木，挂着一条玉带，下面画着一堆雪，雪里一股金簪，后面一首五言绝句，写道：

堪叹停机德，谁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林黛玉生来颖悟，念了两遍，早已明白。笑问警幻道：“细玩此诗，不过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姓，可有什么因果在上头呢？”

警幻道：“你只细玩这个‘叹’字‘怜’字，就可以明白了。”

黛玉笑道：“原来就这两个字上分别。且如弟子，因姻缘不遂，饮恨而亡，这算得薄命，原该可叹可怜！若说宝姐姐，他如今婚姻如意，夫唱妇随，有何可叹可怜的呢？”警幻道：“人之薄命，遭际各有不同，未可一概而论。”因将册子又揭了一页，指着道：“你看这一页，是你元春姐姐。这一页，是你迎春姐姐。他两个，一个是贵妃娘娘，一个是诰命夫人，怎么算得薄命呢？只因富贵不长，荣华不久，所以也就谓之薄命了。如今你元妃姐姐，现在东边赤霞宫居祝至于其余的姊妹们，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薄命处，岂能相同呢。你往后逐页看去，自然知道了。”

黛玉闻言，便将正副册子逐一的留神看了一遍。内中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参详而知的，也有不大明白的。遂将册子合上，欠身笑道：“许多册子，一时也不能深究其奥。只是宝姐姐的薄命，弟子到底不能无疑，仍望仙姑明白指示。”警幻笑道：“未来的天机，我也不敢泄漏。你与宝玉，不但有人世良缘，兼有天台宿分。也罢，你既疑惑你宝姐姐，我给你个小小的玩艺儿，你拿了去，到三更人静之时，独坐中庭，焚香一看便知分晓。”说着，因向伺候的女童们道：“把我那个葫芦儿取来。”女童应声而去。不多时，拿了一个小小的葫芦儿出来，递于黛玉。黛玉接来一看，只见上面雕刻的山水树木、人物花卉、虫鸟禽鱼极其精妙，嘴儿上嵌着一个玻璃显微镜，就如街市上卖的西湖景

儿一般。看毕，便递于金钏儿收好。立起身来，笑道：“天也晚了，仙姑请歇息罢，明日再来领教。”警幻道：“有劳贤妹玉趾先施，恕愚姊今日不能回拜了。”于是，二人携手送出宫门而别。

这里，黛玉率领众仙女，仍从旧路而回。前面两对宫灯引路，后面金钏儿一手擎着葫芦儿，一手提着个小明角灯儿相随。

走不多时，回至绛珠宫内。只见晴雯打起帘子来，笑道：“小蓉大奶奶和瑞珠儿来了好半日了。”秦氏也就迎了出来，道：“姑娘见过警幻仙姑了么？”黛玉笑答道：“见过了。教大奶奶候的工夫久了，我们到东套间里坐去，点起灯来好说话儿。”

说着，便拉了他的手走进东套间内。只见一切铺设，光华夺目。

二人遂在炕上对面坐下。瑞珠儿便过来与黛玉磕头。黛玉连忙搀起，因其殉主而死，也着实的奖慰了一番。金钏儿送上茶来。

秦氏问道：“老太太如今可还康健，二位老爷、二位太太都好？”黛玉答道：“老太太、舅舅、舅母们俱各康健。”秦氏又道：“我们东府里的太爷和我公公、婆婆可好？”黛玉道：“大哥哥、大嫂子都好。大老爷不知怎么服了金丹升仙去了。”

秦氏道：“我们太爷的脾气古怪，放着福不会享呢。不知你蓉大侄儿如今续了弦了没有？”黛玉道：“听见说续娶的是胡家的姑娘，模样儿、性格儿也和大奶奶差不多儿。”秦氏又道：“我们珠大婶娘、琏二婶娘可都好？”黛玉道：“他们可有什么不好的呢！”秦氏又问道：“姑娘们可都好？”黛玉道：“他们也都好。二姐姐给了孙家了，听见说二姐夫为人脾气乖张，二姐姐如今很不得意。三妹妹听见说二舅舅在粮道任上许了周统制的公子了，尚未过门。四妹妹还没有人家呢。”秦氏道：“前儿元妃娘娘到来，我去请安的时节，娘娘向我说，迎姑娘不久也要来，现在给他修理住房呢。”黛玉道：“我才刚儿恍恍惚惚听见警幻也这样说来。可怜二姐姐，一辈子老实懦弱，也还如此薄命。”

秦氏听了，也点头嗟叹了一回，忽然笑道：“你看我，问了这半天的话，竟把这一个人忘了。宝二叔他可好？今年也有十八九了，不知可曾娶了亲了莫有？”黛玉见问出宝玉来，不觉眼圈儿一红，流下泪来，低头不答。

晴雯在旁插嘴道：“这个大奶奶，你看你说的这些话，可教姑娘怎么答言儿呢。你难道莫有听见前儿警幻仙姑说的那些话吗？”秦氏道：“我没有听见警幻仙姑前儿说的什么话。”

晴雯道：“你既不知道，等我夜里睡下慢慢的告诉你。你可也想想，林姑娘为什么到咱们这里来的呢？暖哟哟，你这个人倒像在坛子里过日子呢似的。”这一席话，倒把黛玉招的笑起来了。晴雯道：“姑娘不用伤心，咱们如今到这天仙福地来，无拘无束，自在逍遥，好不舒服受用呢。譬如袭人那个浪蹄子，本来他的命比我好，我也不去恨他，我也不去气他，且看他的收缘结果罢咧！”秦氏也笑道：“可不是呢，譬如我们蓉大爷，如今娶了胡家的姑娘，那里还能够想起我来呢！这也是气不来、恨不来的，有什么法儿呢。”晴雯道：“岂但没法儿，我看小蓉大爷那个年轻的狂样儿，只怕在被窝里把当日和大奶奶怎长怎短的典故儿，都要告诉了新娶的大奶奶呢。”秦氏笑着啐道：“呸！

你这个蹄子，又要教我撕你的嘴呢。”

黛玉用手帕子窝着嘴，笑道：“说正经话罢。大奶奶，你家如今在那里住呢？”秦氏道：“姑娘还不知道呢，我们都是薄命司里的一伙冤家哟。薄命司里边，地方宽敞多着呢，东西两厢都是一院一院的好齐整房子，我来了没多年儿，我们的尤家三姨儿、二姨儿也陆续来了。我们如今大家住的倒也热热闹闹的。他姐儿俩说，明儿才来给姑娘请安来呢。”黛玉笑道：“你们那个三姨儿的为人，倒教人可敬，你们那个二姨儿真真的是个笑话儿，好好的要给琏二哥哥作个二房。那时，我们和宝姐姐、珠大嫂子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儿，他倒自己得意洋洋的。后来到底上了凤丫头的当了。”

秦氏道：“我们琏二姨娘这个人，你瞧他那个模样儿、说话儿、行事儿，那一件不教人打心里爱呢，可就是他老人家的这个毛病儿总不能改，把个醋罐儿抱的结结实实的，总不肯撒手么。”晴雯笑道：“罢哟，大奶奶也别单怪琏二奶奶吃醋，我看那个二姨儿也就不大正经。你忘了，那一天咱们大家坐着说闲话儿，大奶奶提起小大爷来，你看他那个神情儿，倒像比大奶奶还着急似的。据我看起那个光景儿来，只怕大奶奶去世之后，他和小大爷定有一合儿。”说的秦氏、黛玉都笑起来道：“你这张嘴真要不得了。”

黛玉道：“你收拾铺炕去罢，夜深了，请大奶奶也安歇罢。”晴雯道：“教金钏儿在这边服侍姑娘安寝，我和小大奶奶在西边套间里睡去，我们还有好些话儿说。”于是，大家散了，各自归寝。

黛玉先就睡下，金钏儿在下面一个小榻上也就睡下了。黛玉问道：“金钏儿，你好好的服侍太太，太太也很疼你，宝二爷和丫头们玩笑也是常有的事，你也犯不上跳井埃”金钏儿道：“那年夏天，太太睡中觉，我给太太捶腿，也就困的打起盹来。不知宝二爷多咱儿溜了进来，轻轻的在我脸上摸摸索索的。我醒来看时，太太仍是闭着眼睡，我只当太太还睡熟着呢，我就悄悄向宝二爷说：‘金簪儿掉在井里，有你的总有你的，你这会子忙什么呢？’一句话莫说完，谁知道太太才莫睡着就听见了，翻过身来‘呸’的一声，先给了我一个嘴巴，我就唬的赶着跪下碰头，央及太太说：‘我再不敢了！’太太那里肯依，就打发人传了我妈来，立刻教人带了出去。姑娘，你想咱们家的丫头们，那一个嘴上的胭脂都没教宝二爷吃过呢，难道都寻了死了吗。只是人有脸，树有皮，太太撵了我，吵嚷的人人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趣儿呢。我只说跳一跳井可以遮遮羞儿，谁知道跳了下去可就上不来了呢。”黛玉道：“太太打你的时候，宝二爷怎么样来？”金钏儿道：“宝二爷看见太太一翻身，他早跑的没了影儿了。”黛玉道：“你跳了井之后，老爷知道了，把宝二爷狠狠的打了一顿呢。”金钏儿此时已经瞌睡的受不了了，连打着哈息答道：“阿弥陀佛，打的该着。”就沉沉打起鼾来。

黛玉也只好笑，便悄悄的起来，穿好了衣服，将警幻给的那个葫芦拿了，又一手秉烛走出外间，将葫芦、蜡台放在小炕桌上，炉内焚起香来，慢慢的盘膝坐在榻上，将葫芦轻轻的拿起，觑着眼在玻璃镜内一看。

不知葫芦里面到底是什么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讯鸳鸯凤姐受虚惊 救妙玉香菱认亲父

话说林黛玉候深夜人静之时，独坐绣榻，剔亮灯烛、焚起一炉好香来，意秉虔诚，拿起葫芦，秋波凝睇，觑向玻璃小镜中一看。但见里面十分宽敞，隐隐有楼台殿阁之形，越看越真，宛如大观园的景况；又仔细看去，却又像自己住的潇湘馆。又见宝玉在那里捶胸跺脚，嚎啕大恸，耳内倒像仿佛听见他哭道：“林妹妹，这是我父母所为，并不是我负心。你在九泉之下不要恨我。”黛玉看着，不觉一阵心酸，眼中流下泪来，忙用手帕拭揩，心中暗忖：这个小小葫芦，如何这般奇妙，真是仙家之物，所谓壶中日月、袖里乾坤了。想罢，复又将葫芦放在眼上看时，却又不见大观园了。又像昨日拜警幻时所见的太虚幻境的光景，忽见宝玉从迎面远远而来，渐近渐真，一直到了自己的面前，大嚷道：“妹妹原来在这里，教我好想啊！”黛玉唬了一跳，忙放下葫芦，望迎面一看，宫门关得好好的，微闻外边帘栊一响而已。黛玉怔了半晌，又拿起葫芦来看时，只见宝玉还在面前，并非从前的打扮。头戴僧帽，身穿僧衣，向着他笑道：“妹妹，我可真当了和尚了！”言犹未尽，只见一个癞头和尚、一个跛足道人一齐上前，挽了宝玉就走，渐走渐远，渐渐的不见了。看的黛玉似醉如痴，正欲放下葫芦时，耳内隐隐似闻哭泣之声。又定神看时，却又似荣国府的光景。只见三个人哭作一团，一个好像王夫人，一个好像宝钗，一个好像袭人。黛玉看着也自伤心。忽见四面黑云布起，将葫芦内罩得漆黑，一无所有了。

黛玉放下葫芦，痴痴呆呆的坐着，思想适才葫芦内看的那些光景，心中七上八下的，一时也参解不透。又恐怕惊醒了众人，少不得又要盘问，只得携了蜡台，拿了葫芦，悄悄的仍旧回至套间里。只见金钊儿仍是鼾然沉睡，便轻轻的收了葫芦，吹了灯，解衣就寝。意欲在枕上寻思，谁知吃了仙丹、仙酒，精神满足，头一着枕便惘然睡去了。

次日清晨，梳洗已毕，便先往赤霞宫谒见元妃。元妃独居寂寞，闻黛玉到来，不胜之喜。先行了君臣之礼，后叙些姊妹之情，十分亲热。元妃又说迎春不久也要归位的话，直留着吃了早膳方回。元妃随即差了些宫娥来问安，又送了许多礼物。

接着，警幻仙姑也来回拜，黛玉又将葫芦内所见的光景，再三求教仙姑，仙姑只道：“不久自知，天机不可预泄。”黛玉也不好深究。警幻去后，又有尤二姐、尤三姐姊妹来望，不过彼此叙了些别后情况。黛玉也都一一的回拜。这些节目，不须多赘。

这一日早饭后，黛玉在院中闲步。正看这些仙女们用甘露浇灌那绛珠仙草，只见晴雯打扮的齐齐整整，笑嘻嘻的走来，说道：“姑娘，我这好几日也没到外边逛逛去，今日闲暇无事。我到小奶奶家去，和他们说说话儿，姑娘可肯教我去么？”

黛玉道：“总是闲着呢，你就逛逛去，见了他们替我问候。”